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一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人部四十二 儉 剛 勇

儉一

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

素絲五紽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赫舍哩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

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辨于黄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為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又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結者非力則儉也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束晳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之積不足　顔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儉二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

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

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寐寢黄屋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因就不決曰括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予曰

侍從夫子以来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愬而再拜心怍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

人也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飱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汚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

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内毋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綱目曰宋文帝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南史孔覬傳曰覬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寳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顏延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旁若無人　夏侯亶傳曰亶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

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慎傳曰懷慎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

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華傳曰華治身觳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　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甞營葺　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　宋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

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史葉顒傳曰顒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廉其清貧令

恣取內府物儉奉詒持布三端而出益見奬重　蕭惠傳曰惠性寛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禄足養㢘奴婢千餘不為缺乏陛下猶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　金史博達特哩古傳曰特里補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禄已足養㢘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真金服綾袷為瀋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

非難也顧是物未救豈宜棄之東宫香殿成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邪不許　秦起宗傳曰起宗為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隐曰借辦于民遂亟使歸之凡席侸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静庶使吾民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譏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

紡綿公鋤菜遂誅譊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春耕暑耘蠶婦縷績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錄曰淩說為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敝謂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

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獎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所不善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為戚里之長苟為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于所性云　明王璡傳畧曰璡自奉

儉約一日餽用魚羹璡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邪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軒輗傳畧曰正統五年擢輗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　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

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蜂盤 繩帶

南史陳武帝居阿衡時恒從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 又梁沈約傳約孫衆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

原 飯脫粟 臥布被

白帖晏子相齊食脫粟飯 漢公孫弘傳弘以三公為布被

增 後人莫及 原古道難遵

性理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漢書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斵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此儉而難遵也

增 詔賜宮錦 命輟殿材

元白景亮傳景亮為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唐書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搆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

望風成俗

治人事天 漢東方朔傳朔曰孝文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綈弋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

裴坦家法　**王旦門風** 唐裴坦傳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　宋王旦傳旦疾甚戒子弟云我家甚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于侈泰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柩中

禮乘駑馬　**詩賦羔羊** 禮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 元張子良傳子懋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　梁書到溉傳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

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為易

吾幸其馴

宋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　唐李懷遠傳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頗當然耶荅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

亨可二篋

易二篋可用亨

案惟三栝

漢朱博傳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栝

悉寄天府

南史梁南康簡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　又王琨傳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並挂屏風

書有千卷　家無百

錢 晉華薈傳薈清恪素儉雖居顯列嘗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 性理周濂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

周捨荻障 馮道茅庵 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修 五代史馮道傳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

埋羹太守 曳柴夫人 明王璡傳詳儉二 漢王良傳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坡爵肉 祁公麵飯 侯鯖録蘇東坡在黄州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

戚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名我者預以此告之山堂肆考宋杜祁公衍食于家惟一飯一麪或美其儉公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膳裁豆踖 蒸乃葫蘆唐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踖而已人服其儉盧氏雜錄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名客會食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為鵞鴨已而出餉客則葫蘆一枚也

不改茅屋 重修蔗糖南史臧燾傳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明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刻木為蔗糖一客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覺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

何加文子 不如巨公唐李元紘傳紘為國相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後漢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

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惟處故院 **嘗送新衣**唐李愬傳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貴飾輿馬矜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晉桓冲傳冲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縁得故冲大笑而服之

食並二韭 **侍惟一僮**雞跖集李崇為尚書令富而多儉食常無肉並有韭茹韭葅崇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　宋程公許傳公許冲淡寡慾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

持此安用 **終當還官**南史宋宗室列傳景素為荆州時有高齋刻桷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于筍簴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謝而反之　元葉李傳李

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夏忘設帳 寒不衣裘 南史孫謙傳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都是素士 不異布衣 南史齊始興簡王鑒傳王儉嘗歎曰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宋紀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

可使後世 不知三公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

三公也

原魚暾二歲　增袍衣數年　謝承後漢書趙咨守東海人遺以雙魚暾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元烏克遜澤傳澤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為意也

丞相覆布被　夫人衣絹裙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飯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　唐紀李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集必無盛饌　乘不過軥車　稗史彙編翟公巽身歷兩府自奉甚于寒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日風俗奢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史記遊俠列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

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鞹車

安石無澣洗　辛秘不改易宋史王安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唐辛秘傳秘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壟畝是親更咏歌之不廢　綺紈弗御何絲竹之堪娛晉孫晷傳晷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　南史陳慶之傳慶之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竹輿是駕並無翟茀之車　銅鏡相隨豈有麒麟之塚唐書諸𡰥蕃將列傳裴玢徙山南西道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繐服　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熊克之軒車難入偏多折節之貴游　道

根之牆屋不脩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南史馮道根傳道根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

儉四

原有度左傳夫德儉而有度　增心逸小學紺珠四德銘儉則心逸　養德漢諸葛武侯戒子書儉以養德　足用國語儉所以足用也　妻執爨漢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原無長物晉王恭傳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以送忱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　增小宰羊稗史彙編時戢為青

陽丞潔以勸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原宮室卑庳 左傳晉文公為盟主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

家無私積 又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增拾啖飯粘 晉殷仲堪傳仲堪在荊州食常五盌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敗簷疎牖 山堂肆考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至升武帳止衣弋綈坐素木胡牀而已

榼惟一味 明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不然官薪 會稽典錄陳修為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

不施錦纈 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謂張說曰魏州刺史崔沔遣使

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

習家人事 魏書中山恭王袞傳袞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織績紝習為家人之事

插燭板牀 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

酒止五行 山堂肆考宋司馬溫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糊紙補幬 又曰東漢羊續為廬江太守臥一布幬時或穿敗糊紙補之

原

一裘三十年 鹽鐵論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馬餼不過稂莠 國語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增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宫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而返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美而不服賤竒麗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

返本感懷忠而抱慤

增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来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俸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内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内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

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

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郤正著姜維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娱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

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儉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雜文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

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柹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

乎

剛一

增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荀子曰剛彊彊毅靡所不伸　桂巖子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慎陽子曰廉則剛而直　魏劉劭人物志曰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胥傳曰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書諸葛豐傳曰豐

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閒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吒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昭字

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比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晉書傅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　南史蕭引傳曰引為中庶子建康令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子密時為黄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伯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

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還

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避屈還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疋以旌剛烈　李邕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為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汚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名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

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外久之
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為平章事真宗一夕遣
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真
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凖兼資忠
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
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耳　宋紀曰馬

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爲人剛明簡

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竇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顧佐永樂中為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勲豪貴戚為之斂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顧佐傳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籐户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

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頋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淶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侍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足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傅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剛三

原天德　地道（左傳甯嬴曰天爲剛德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受性　懐

腸後漢高獲傳獲與光武有舊曰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　古詩疾惡懷剛腸

增信道　守節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　前漢書申屠嘉傳贊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歛手　立脚 宋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　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然終是有立脚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

不拜　獨揖 元樊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詰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焉　五代史龍敏傳敏歷進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

破柱　埋輪 漢紀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又漢安元年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為君子德 有古人風

性理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 金陳規傳規為人剛毅有古人風

劉仲不及 魏徵何加

遼楊績傳帝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玨劉仲而已然仲不及玨之剛介 金孫鐸傳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名鐸及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

意卿能文 必爾犯法

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上曰意卿止能文耳不謂剛正如此 元布呼珠傳布呼珠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托克托護

送西僧過真定筦驛吏幾死許之按察使不敢問布呼珠受其狀以僧下獄托克托直欲出僧辭氣倔強布呼珠令免冠跪庭下詰責之托克托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犯法故也

少沖進諫　孔璋上書

金賈少沖傳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　唐李邕傳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奸謀沮解疏奏邕得減死

莫見弘度　無逢懷恩

北史隋崔弘度言行剛正見者凜然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　唐書權懷恩傳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威服妻子不敢仰視

性無苟合　名不虛行

元劉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晉書苻堅紀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

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工第

頗有執持 **素聞勁挺**

金王脩傳明昌二年脩坐故出人罪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授以見職　元呂思誠傳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為勢利所屈

魚頭是目 **皁鵰見呼**

宋紀魯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　唐王忠悟傳忠悟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人吏畏讋呼為皁鵰

不急細事 **可寢大奸**

唐呂諲傳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　稗史彙編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當稱古直 **乃爾木强**

元王磐傳磐資性剛方簡

居不安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　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上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强邪

為戒太暴　前漢匡衡傳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

不敢及私　唐韋處厚傳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

不避高下　南史劉祥傳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

以備股肱　桂巖子天近至精所以為剛也君引賢以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

矯時慢物　漢禰衡傳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披心示誠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

植有大節　槩為名臣　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

姓譜明熊槩官左都御史鉶治豪强剛方不撓為時名臣

薑桂成性 氷玉持身

宋紀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詠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齊東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氷玉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

唐崔隱甫傳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北史元諧傳諧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于左右嘗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無敢戲慢 不屈豪强

唐韋溫傳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 晉書張輔傳輔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强所屈時强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

縣稱之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　宋史宗澤傳陳過庭等列薦澤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素剛除少府加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自負奇氣　知為端人　元陸文圭傳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　又張德輝傳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

韓愈愛重　士良恧縮　新唐書宗室列傳淮陽壯王道元六世孫漢少事韓愈為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　又李石傳李訓誅死擢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當軸秉權亡所橈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

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為彊

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

元張楨傳楨為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案俱積平章政事伊埒特穆爾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邪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

太傅安肯就吏 布衣乃能上書

前漢蕭望之傳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建白詘望之于牢獄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 宋史包恢傳恢歷仕至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蔑

之耳

王信見嫉緣觸要人　灌夫堪多不遺下輩宋史王信傳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謂此人多嫉之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笑齊名之盧奐應愧賢兄　哭先死之王章真憐孝女唐盧奕傳奕黄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　前漢王章傳章為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

邪難勝正豈容神廟之繁興　猛以代柔竊慮頼川之僵仆南史王神念傳神念性剛正所更州

郡必禁止淫祀時青州東北有石麗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靡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

漢何並傳並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剛四

增好斷 文中子剛者好斷

正色別白 唐顏杲卿傳杲卿任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將軍揖客 漢汲黯傳大將軍衛青既益尊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脫幘投地 初潭集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

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成人則一 北史常爽傳爽教授門徒京師學業翕然復興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鐵伐為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赫連勃勃自北還幽朔改姓幽奴氏後改姓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曰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抗禮長揖 北史房彥謙傳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

真可大用 元托克托傳托克托曰先帝令我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自今已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懲之帝聞喜曰托克托能剛制于酒真可大用矣

以毅名齋 宋史徐僑傳僑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

屹若太山 元張起巖傳起巖臨政決議意所背嚮屹若太山不可回

奪武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怒廟堂憚之

臣心如面南史傅縡傳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于獄中上書後主大怒頃之少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不容人短宋史孫道夫傳道夫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鍊金煅鐵宋紀仁宗時富范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曰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視弼之心鍊金煅鐵

祐甫不為下唐崔祐甫傳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駮異祐甫不為下

剛五

增詩唐張說送王晙詩曰為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

增詔漢元帝詔曰剛强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

增策宋蘇轍策曰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于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

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䟽宋柴中行擢宗正少卿上䟽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鄒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

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託于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宫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

可以叱萊𡰥可以北貴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于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于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為恥葢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蘓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

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户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步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蟜蟜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

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

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瞫

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

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為本焉　河圖曰鳥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强　劉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劉向新序曰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

勇二

增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㺄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㺄斷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出淮南子本經訓　元史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與于己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

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晉悼公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

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獲用也鮒曰子為彼欒氏為彼欒氏如欒盈之待二子也乃亦子之勇也　又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狥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

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扶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

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

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北救趙如姬盜晉鄙兵

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

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敗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無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吴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留侯世家曰張良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

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寇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名募猛士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　陳俊傳曰俊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

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真傳曰真嘗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鷙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隂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

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𤣥北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畧敗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蘭欽傳曰欽有謀畧勇

决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　東魏孝静帝紀曰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

能拔樹常卧疾猶中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鹵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曽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勿許大

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

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大服　薛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為三絶旻嘗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

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曽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横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横破裂曽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　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

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絶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謝乃為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

故地尋薦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欒合其

跗横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𨏉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𨏉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慑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

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章墮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强弓絓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鷙

勇絶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隷赤籍挽强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邪律烏魯斯傳曰烏魯斯負勇略會同閒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博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烏魯斯請内廐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穆呼哩傳曰穆呼哩猿臂善

射挽弓二石强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衮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濟傳曰博爾濟戰于泰齊古特里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跬步勿退博爾濟縶馬于腰踞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　卓齊台傳曰卓齊台有膽畧善騎射勇冠一時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謀諸部畏之怯列音哈拉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和約爾岱爾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麾下忠勇無踰卓齊台者

宜急遣之拒敵從之卓齊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

降其大將錫勒們等遂并有怯列之地　明張士誠傳

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

沒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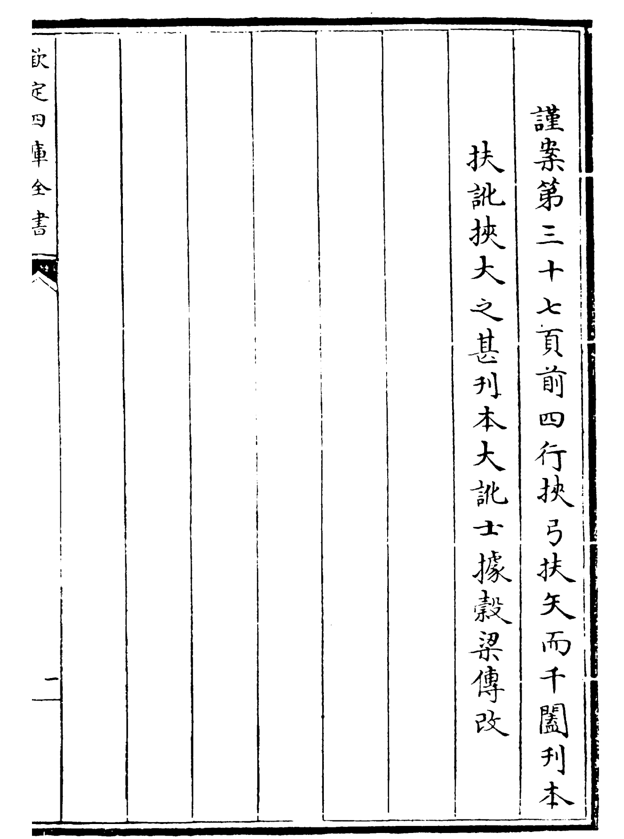
鬭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翦勝野聞曰明常遇

春驍猛絶世狀類獮猴指臂多修毫　明常遇春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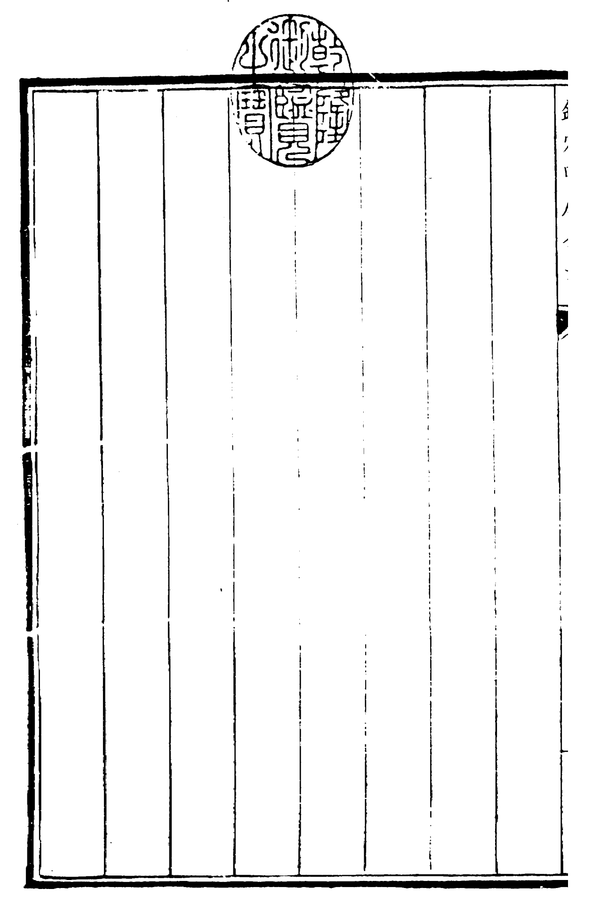
太祖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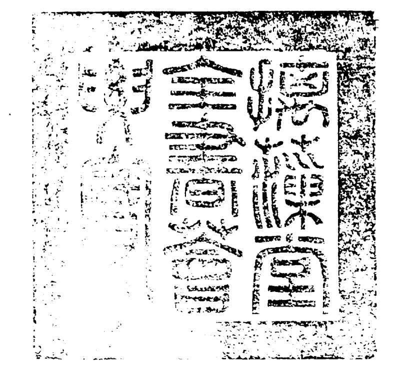
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

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



謹案第三十七頁前四行挾弓扶矢而千闔刊本扶訛挾大之甚刊本大訛士據穀梁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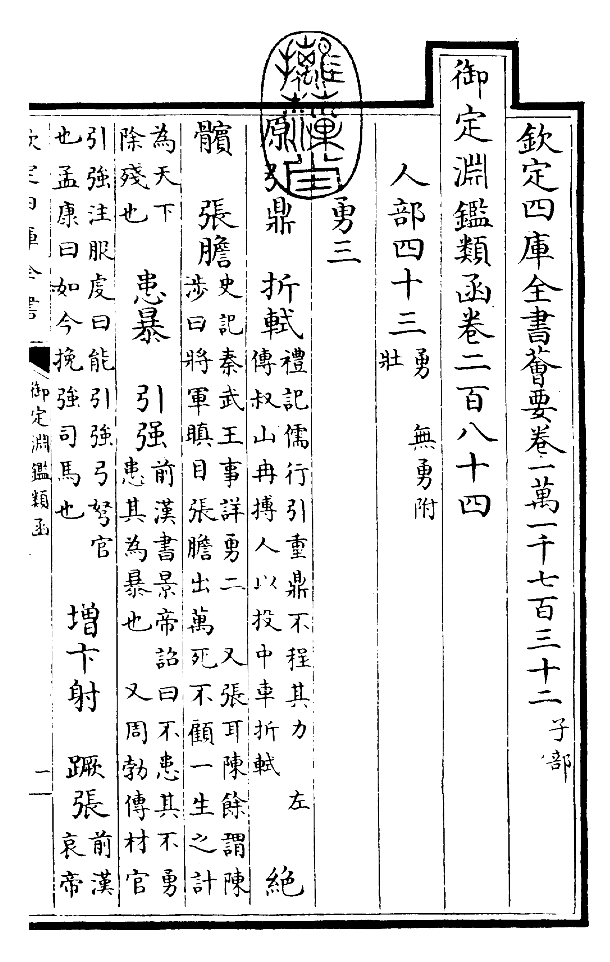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人部四十三 勇 無勇附 壯

勇三

扛鼎 折軾 禮記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 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絶髕

張膽 史記秦武王事詳勇二 又張耳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患暴 引強 前漢書景帝詔曰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 又周勃傳材官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

增卞射 蹶張 前漢哀帝

本紀賛曰哀帝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　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凌雲　著翅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云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鄧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　北史周韓果傳果勁勇趫捷號為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扛鼎　開石　前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扛鼎　又漢虞延同　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

負山　捲鐵　列子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山堂肆考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鈎

蛙怒　虎癡　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

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錦繡萬花谷許褚三國時魏人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擲驢 掣鹿 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過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 北史周賀若敦傳敦嘗從校獵甘泉宮有一鹿突圍而走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

暴虎 曳牛 漢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三國志許褚傳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 又北史魏伊馥傳馥善射力曳牛卻行

原舉千鈞 拔二箭 白帖烏獲舉千鈞力聞諸侯 晉書桓石虔趫捷從父在荆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

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急往拔一箭猛獸跳虎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又拔一箭以歸

冠三軍 李陵荅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

刺雙虎 史記陳軫曰有兩虎鬭卞莊子從而刺之一舉果得雙虎

眥迸血

髮衝冠 白帖朱亥皆張迸血 史記藺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桀石投人

搴旗執馘 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繫桑本焉以狥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家語子路曰搴旗執馘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

拔劒斬蛟

袒裼暴虎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劒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毁璧而去 詩袒裼暴虎

齊

莊為爵　佽飛置官　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馬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注先二子鳴州綽獲二子于平陰也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枚數十八年東閭之役州綽以馬枚數門扇之板也　呂氏春秋楚佽飛以寶劒渡河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荊王聞其勇乃置佽飛之官

增没海履地　立石移山　唐東夷列傳新羅有張保臯鄭年者皆善鬭戰工用槍年復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不及也　蜀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

軍有飛將　前無强敵　唐書單雄信傳雄信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又史敬奉傳敬奉蓮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

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強敵

碓顙深目

鐵面長身　吴越春秋伍胥之亡楚入吴時遇專諸于途子胥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姓譜明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賜之珠劍

壓以沙囊　南史羊侃傳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聖君初政記洪武中尹堅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倒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鞚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勒

探口抉舌

越二跨三　元裕勒斡實傳裕勒斡實賞出獵遇虎于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又碩裕實哈雅傳碩裕實哈雅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

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

投井復躍 易騎如飛 北史權武傳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五代史義兒傳唐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七牛難挽 一市皆驚 金富察世傑傳世傑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脇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五代周本紀郭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嘗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

莫有能者 甚可怪也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後漢光武本紀光武將步騎千餘與王尋王邑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

投身當象

空手搏熊

元賀勝傳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

三輔黃圖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除患受學

避仇隱屠

晉紀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常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患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就學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可方樊噲

不意韓休

晉鄧遐傳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

唐韓休傳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

仁者之勇也

旋馬射虎 揮劒截蛟 元察蘇傳信陽多虎博特音至未久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博特音以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博特音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晉鄧遐傳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持鞍以衛 舉策而先 元穆呼哩傳一日太祖從三十騎行谿谷間冦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穆呼哩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穆呼哩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而出 五代史梁臣傳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吾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存節至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戰于隧中賊不得入

賭羊輒勝 負薪異常 金富察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 宋武

行德傳晉祖鎮并州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遂為武士

此真健人

北史楊愔傳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語　南史焦度傳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嶺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

我之韓白

人比關張

北史周高琳傳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冠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晉劉遐傳遐性果毅便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

妻馬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也

跳高六尺 躍能三丈 南史陳周文育傳文育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氍傳法氍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張號鐵簡 范名鏵弓 宋張玉傳玉字寶臣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 又范恪傳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于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陣前獨戰 軍門大譟 五代史梁臣傳張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 唐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及張庭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合謀應泚夜半譟作

利貞拔劒當軍門大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中石沒鏃　拔箭斷虜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唐王難得傳難得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拔虜障目乃拔箭斷虜殊死前鬭血巉面不已

虎駭且逸　鹿觸而顛

遼陳昭衮傳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衮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又耶律威嘞傳威嘞趫健有力保寧初補護衛軍帝獵赤山適奔鹿突前路監不容避垂犯蹕威嘞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讜折牛角　珪洞虎喉

唐辛讜傳讜少耕于野有牛鬭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元張珪傳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

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

迎刃而斷　登樹以觀

唐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南史羊侃傳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四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破然後食　絶而復蘇

後漢書賈復傳復從帝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　北史周東平公弟神慶傳神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

蒯恩充馬士　克用號鴉兒

南史蒯恩傳武帝征孫恩縣差蒯恩伐馬芻常

負大東兼倍餘人每捨匊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祆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　五代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

皆憚白馬將　大奇

黃鬚兒三國龎德傳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南屯樊討關羽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又任城威王彰傳彰少善射膂力過人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彰力戰所向皆破北方悉平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新婦畫指痕數寸

稚子斬首級三千

劇談録咸通中左軍張季弘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嫗以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坐于磐石名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可如此新婦拜季弘曰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

可數寸　宋李守恩傳太祖親征太原守恩嘗隨父漢超軍中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材也

白袍陷陣嘗跨黃騮　銀甲摧鋒恒稱鐵虎　錦繡萬花谷裴果嘗乘黃騮馬衣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騮少年　又宋蔡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邪律朗之多力虎斯見呼　劉國傑之加銜霸都賜號　遼邪律朗傳朗字歐新性輕佻多力人呼為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元劉國傑傳國傑與宋將張世傑戰世傑軍大潰追奔圖山奪黃鵠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懐遠大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巴圖而不名巴圖華言勇也

搏輪舉足齊莊公迴避螳螂

按稍焦鬚薛孤延大呼霹靂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迴車以避而勇士歸之　北史齊薛孤延傳神武嘗閲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遂滅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闘

英鋭無敵猗兔詎敵乎蒼鷹　馳突如飛紫駝不殊于駿馬 遼高模翰傳模翰掠地鹽山破饒安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衆來拒模翰連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顧卿英鋭無敵如鷹逐猗兔當圖形麟閣爵肶後裔　元辰巳勒傳辰巳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槖駝以戰衆莫能當

無勇附

原失軾　投車左傳崔杼作亂陳不占將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則失軾比至聞戰鬬聲遂駭而死　又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于鐵望見鄭師懼而自投車下子良授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趙羅　伏麋左傳哀公二年鐵之役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

季長習鬬魏九州春秋劉表攻西州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乃負楯親鬬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勇四

增率義左傳率義之謂勇

屢斷禮臨事而屢斷勇也

壁龍天中記唐柴駙馬紹

之弟有材力輕趫迅絶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時人號為壁龍又耳目記作壁飛

文帥 國語勇文之帥也

神射 晉劉曜傳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為神射

超亭樓 漢甘延壽傳延壽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卞為期門以材力愛幸注卞手搏也

得道果 四十二章經佛言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境前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榮公六郎 北史來護兒傳護兒子整驍勇善戰賊云不怕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負薪一谷 五代史補武行德初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 元管如德傳世祖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

體無痕撻 列子魏黑卯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報父仇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

鈚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左右擊刺 姓譜宋隋世昌涉獵經史善騎射常持鐵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

世載其德 北史周李遠傳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一手建旗 三國志典韋傳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

賞錢市馬 南史宗越傳越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此父此子 北史達奚武傳子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于渭北校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此子

四弓疊挽 北史綦連猛傳梁使來聘云求角武

藝文裏遺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強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歎服

惟東應選 晉庾闡傳闡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絕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鶻入鵶羣 北史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為虎分羊 太平御覽殷亮字子華年十四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于是亮乃按劒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

一躍上駝峯 遼蕭和爾郭傳招討使耶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偞捷相詑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和爾郭被重鎧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

無勇 附

增懼其侵軼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避之數歲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詐云傷重北史傳竪眼傳宋將蕭斌王元謨冠磝碻竪眼伯傳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内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重傷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　徧閱皮笠五代周紀唐主命齊王景達將兵拒周趙匡胤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劒跡者皆斬之　一市皆笑風俗通淮陰少年有侮韓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劒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　被圍入櫃天中記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窻中接入鏁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

曰牢掌鑰匙賊来索慎勿與

不爭而隱韓詩外傳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遂去伏于太行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勇五

增詩漢高帝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王維老將行曰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黄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劒曾當百萬師　杜甫冬狩行曰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

已斃十六七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
矗危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又
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
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黄我卿掃
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
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畧曰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

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

獸殄尸

張衡西京賦畧曰其猛毅髬(音丕)髵(音而)隅目高眶威慑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莫亞切朱鬘絳抹額也)鬣(作計切)髽(士爪切鬣髽結束也)植髮如竿袒裼戟手踆(羌睽切)踽盤桓鼻(鼻謂執鼻牽之)赤象圈(其究切圈圍也)巨狿(音延)摣(側家切)狒(音費)猬(音胃)批(音滓摣批摶執貌)㺄(音庾)狻(音酸)揩(苦諧切揩摩也)枳落突(突觸也)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匹眇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塗)杪木末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擭(庭結切擭捎取之也)飛鼯(音吾)

晉左思吳

都賦曰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

增書明王守仁與黄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增雜文周胡非論勇篇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摶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

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髙危之上鵠立四望顔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此君子之勇也　漢韓嬰辨勇篇曰衛靈公名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使吾名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名勇士何為名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

即載與来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名公孫悁至入門仗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来吾甞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侯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

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

輈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

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圄中于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

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

矜而敵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

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

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所甚毒而君子之

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明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他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為墓志曰笋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為一百二十石可

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勲泯泯以死何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而趨擗白象鼻頓之于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内稱闗張為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盧曹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埒嘗以海神脛骨為馬䂐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强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于壁直上七步横蹋得五跡而是時

海内以髙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濞舞劒能使壯士十馬首俱墮而明稱勇將為常開平傅潁公輩陳有張定邊濞無聞也豈有力者不必有膽邪

壯一

增釋名曰三十曰壯言丁壯也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書曰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漢馬援傳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宋

李綱傳曰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

牙奮　嵇康曰壯氣騰厲勇之決也　蘇洵心術篇曰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

壯二

增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委宛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强矣　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又曰晉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吴越春秋曰椒丘訢為

齊王使于吳過淮津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神何敢干乃飲馬于津神果取其馬椒丘訢大怒持劒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威

色于我哉椒丘訢卒被詰責恨怒并發瞑即往攻要離于是要離席闌至舍戒其妻曰吾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扃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于千人之中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于吾豈不鄙哉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睨)者離乃加我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于途專諸方與人鬭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雲陽之臺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戾兮太山𡰪宋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挂扶桑長劒倚天外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

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流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髪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

青蔡子曰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髙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遣荆

軻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嗔目髮盡上指冠　史記項羽本紀曰秦圍趙急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九戰大破之擄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漢書項籍傳曰羽軍廣武與漢相守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

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又曰羽壁垓下漢卒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出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圜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史記季布列傳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漢書陳餘傳曰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貫

高獨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馬援傳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漢紀曰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顔飛呵顔曰何以不降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蜀

志曰關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盤器而羽飲酒割肉言笑自若　魏志曹仁傳曰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為所圍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披甲上馬率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入突之盡收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軍

中見仁還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張遼傳曰遼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蜀志魏延傳曰先主遷治成都拔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来請為大王

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晉祖逖傳曰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衆皆慨歎　世説曰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南史顧野王傳曰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蕭摩訶傳曰太

建五年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虚發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

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周盤龍傳曰魏攻淮陽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来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北史傅永傳曰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永令賈

思祖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卤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耿豪傳曰豪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咸謂豪沒矣俄奮刀而還殺傷甚衆曰吾豈樂殺人但

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王雅傳曰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百萬我不及萬人實難與敵但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

元冑傳曰帝為丞相時周趙王招謀害帝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冑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冑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事齊王者乎

誠壯士也因賜之酒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来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㐫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羅士信傳曰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顧盼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

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　彙苑曰安祿山陷城尹子琦謂張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唐書李嗣業傳曰安祿山反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于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　李

光弼傳曰賊帥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禽周摯等　哥舒翰傳

曰翰嘗逐鹵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

五代史王景仁傳曰景仁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攻鄆州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呂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

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　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㕑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遼史趙思温傳曰思温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

燕思温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為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　宋史李顯忠傳曰顯忠甞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楊存中傳曰存中與劉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

如雨存中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鬚將軍銃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　岳飛傳曰飛屢敗金兵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衆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韓世忠傳曰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家貧無産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元史布呼齊傳曰布呼齊為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顔

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布呼齊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向披靡世祖遥望見壯之　伊喇禹爾傳曰禹爾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穆呼哩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耶穆呼哩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衞七十人與金兵戰穆呼哩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

趙璧傳曰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悦璧退世祖曰汝渾身

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明傳友德傳曰友德喑嗚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　朱能傳曰靖難兵至淝河王真戰死戰齊眉山平安兵又大捷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劒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邪燕王悅決意引兵南　楊榮傳曰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定計榮請親征太后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即位必不自行故敢

爾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

壯三

原拔山 射石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下見前勇類 增排闥漢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明黃標平夏錄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

士併力舁舟

鑿骨 嚼齒 五代史萇從簡傳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急鑿左右侍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金雷淵傳淵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亦不能變也

落馬 棄繻 宋趙立傳金兀朮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為徐州鎮撫使兼知楚州一日立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 漢終軍傳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原挽六鈞 徹七札 左傳

顔高之弓六鈞鈞三十斤養由基蹲甲射之徹七札焉　又增功奏第一名震

當時金禪華善傳北兵入太昌原平章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禪華善出應命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葢自軍興二十年來未有此捷功奏第一　宋史魏勝傳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

金蛇繞案　黄龍負舟南唐書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掌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淮南子禹渡江有黄龍負舟舟中之人皆恐禹曰我視龍猶蝘蜓顔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還

臣不如人　汝為知我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南史王蘊傳蘊嘗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乘風破浪　扛鼎揭旗　南史宗慤少時其叔父嘗問其所願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委宛子揚子雲曰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班超投筆　蕭柳斷蛇　漢書班超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　遼蕭柳傳柳從代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劒斷蛇

拔矢以戰　援笳而吹　五代史唐臣列傳明宗掠地山北與元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　晉劉波傳劉疇少有美譽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我身猶鑒 **汝膽如山** 元威達爾傳太祖與克呼王汗對陣師少不敵威達爾奮然曰我猶鑒也諸君斧也鑒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又胡長孺傳淛東大祲宣慰同知托歡徹爾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徹爾怒曰汝膽如山耶

上馬踴躍 **據鞍顧盼** 宋盧政傳政累官至節度使年七十三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 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自當一隊 **能廢千人** 漢李陵傳天漢二年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上壯而許之　又韓信傳項羽為人喑啞叱咤千人自廢

生風出火　乘馬扶矛

南史梁曹景宗傳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　唐王難得傳天寶初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驍敏乘名馬寶鈿鞍罟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扶矛束馬馳之支都不暇鬬直斬其首　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扶矛作刺賊狀大悅

朱暉童子　仁傑丈夫

漢朱暉傳暉年十三王莽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　唐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

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往復數四 **出入再三** 元塔斯色辰傳曼濟台為濟寧王奉旨討海都都勒斡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擾一戰遂大捷 唐馬璘傳璘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圖狀以獻 **奪旗而還** 又李聽傳聽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 五代史萇從簡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奮戈

衝擊 解衣浮渡元錫都爾傳錫都爾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餘絕其要道將佐相顧失色錫都爾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 又管如德傳如德嘗從世祖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為拔都賞賚優渥

一呼俱隕 六戰皆克晉蔡裔傳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 唐書唐璿傳璿字休璟以字行聖歷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兵數千先登六戰皆克

兒便可殺 子無妄言南史劉敬禮傳侯景餞仲禮于後渚敬禮謂兄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 晉荀羨傳羨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毋妄言

麾蓋策馬 據水斷

橋 漢紀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顏良来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　又曹操將精騎急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来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身都是膽

手皆見骨 漢紀魏王操進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于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　劉備明旦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北史達奚長儒傳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擊突厥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鹵

氣為奪 **莫不慷慨 猶可馳驅** 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元石高山傳宋平巴延等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巴延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尚壯猶能為國馳驅豈敢為自安計

又殺一豪 自稱萬戶 柳宗元童區寄傳區寄年十一歲二豪劫持將賣之寄伺一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寄寄曰為兩郎童孰若為一郎童久之又殺一豪 一統志明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尋來歸從征渡江克復太平仍命為萬戶守之

兄仇能報

父喪不歸 晉索綝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夫父灌孟吳楚反時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帳下雙戟 **車前八騶** 三國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南史王融傳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三起三疊 **十盪十決** 晉書庾翼傳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載記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

矛安棄馬走斬之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騙驄文馬鐵鍜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公弼獨不動　蘇烈數先登

金圖克坦公弼傳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獨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　唐蘇烈傳烈字定方以字行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

萬乘無所屈　巵酒安足辭

宋范鎮傳鎮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原犖投蓋于稷門　[illegible]行舟

于陸地左傳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論語奡盪舟增羨聞雞之主簿此非惡聲　憐上馬之將軍豈徒善飯晉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廉頗傳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人視之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精已銷亡田光歎年時之易去恩思報稱栁開幸膽力之方張史記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　宋栁開傳開抗疏曰

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陛下賜臣步騎五千仕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

壯四

原挾輈 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

增雄飛 世說漢趙温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成大名 秦紀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成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內飛仙 北史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

步觀者駭恍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衣以御袍

造邦賢勳録明郭英上呼為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鎗躍馬奮臂大喝賊應手而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過是也

名為中尉

漢韓信傳信為楚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奏乞虎賁

宋韓世忠傳苗傳劉正彥反世忠請討之為江淛制置使初陛辭世忠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意氣自如

史記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十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下如雨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不隨燕雀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昭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

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

一擲百萬南史宋本紀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滿飲破骨宋張瓊傳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急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

酌此血漢宋楊存中傳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皆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

拍浮而還南史戴僧靜傳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九破其骨北史田弘傳弘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

安事筆硯又來護兒傳護兒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因撫掌歎曰大丈夫為國滅賊以求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何

必車輪 又楊大眼傳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匕首刼齊桓 史記刺客列傳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

讀書志萬里 北史唐永傳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

聲聞數百步 又魚俱羅傳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壯五

增詩燕荆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来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竟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眥血下霑巾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

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愆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歡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盧照鄰咏史詩曰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遊直髮上衝冠壯氣横三秋願得斬馬劒先斬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駱賓王易水送别詩曰此地别燕丹壯士髮

衛冠昔時人已去今日水猶寒　又邊城落日詩曰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劒有雌雄　李白將進酒詩曰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盡還復来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来聖賢皆寂

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扶風豪士歌曰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殺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吴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揮長劒一揚眉清泉白石何離離脱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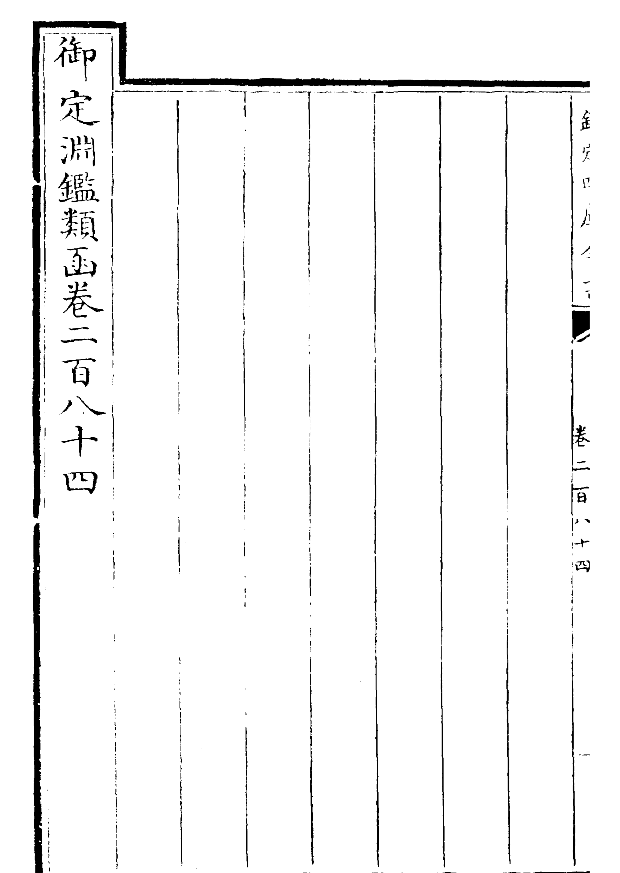
黄石知我心　王昌齡從軍行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詩曰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吳象之少年行詩曰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元楊維楨殺虎行詩曰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為怒眼中於菟小于鼠血號虎鬼寃魂語精光夜貫新

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平為虎擒胡殺虎爭夫義烈有足歌者為賦是章

增書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增記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曰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下固以氣蓋天下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文明